

主编 / 张建昌

宋
明
文
化
散
论

SUI YUE RUGE



甘肃人民出版社

《岁月如歌》编委会成员名单

主 编：张建昌

副 主 编：王超英 郑 刚 苏生元

编 委：李文祥 郝小燕 史建国

孟新旺 张志富

封 面 题 字：刘炳午



代 草
代 命
相 粹
传 神

楊雲
九月廿九

田

安

收

成

人

重

晚

晴

李文輝



陰晴皆可樂



心遊四時春

壬午仲冬

劉曉岸



往事凌雲

劉炳午題

序

由兰州市委组织部、市委老干部局组织编纂，约请我市39名离退休老同志们撰写的革命回忆录——《岁月如歌》，从开始酝酿、征集稿件到编辑出版，历时一年多时间，终于付梓问世了。这是我们全体老同志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离退休老同志们向广大青少年朋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而提供的非常富有营养的精神食粮，是我们向社会奉献的一份珍贵礼物。

《岁月如歌》是老同志革命历史的缩影。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来之不易的，无数革命前辈，赴汤蹈火、前赴后继，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广大老同志们同样也是呕心沥血、辛勤耕耘，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繁荣昌盛的成就。可以说，没有广大老同志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就没有我们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和繁荣富强，也就没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和改善。老同志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拓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岁月如歌》一书，汇集了兰州各条战线的离退休老同志撰写的文章，点滴记录了老同志们的生活片断，倾

岁 月 如 歌

心抒写了老同志们的光辉历程，集中展示了老同志们的
精神风貌。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情景，
一句句发人深省的感言，字里行间流露出广大老
同志们对过去的深切怀念，对现实的殷殷关切和对未来的
美好憧憬，展示了兰州市老同志以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老有所为”，继续为党和
人民的事业，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的豪情壮志，奏响
了一曲曲“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时代颂歌。

兰州市委组织部、老干部局为加强对全社会特别是
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组织编写
《岁月如歌》一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相信此书
会教育人们尊重党的历史，尊重老同志们的历，尊重
老同志们开创的伟大事业。激励我们继承和发扬革命先
辈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更加坚定不移地献身振兴中
华，特别是振兴兰州的事业，把兰州建设得更加美好。

兰州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王君明

九月一日

目 录

序	王君朗	(1)
破冰涉水 强渡清川江		
——记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	陈士丁	(1)
洮河静静流	陈汝北	(10)
我与中共兰州市委党校	李荣棠	(15)
我心目中的薛浩平局长	李振基	(47)
亲历抗美援朝二三事	李金堂	(57)
33 年的军旅生活	于春昌	(72)
从西安到延安	戚 新	(82)
追忆“8.26”怀念老战友	王宏兴	(92)
在孟坝的战斗岁月	刘学忠	(99)
戎马曾共 友谊长存	达延文	(106)
我在部队的日子里	魏列琳	(113)
在革命圣地延安学习生活	艾 政	(132)
我的一生	田庆湘	(144)
50 年前的兰州公安	党兴民	(153)
最难忘那段当兵的日子	满自俊	(167)
隐蔽斗争二三事	翟中平	(171)
我所参加的几次战斗	刘传明	(177)
向喀什徒步进军——1950 年的大生产运动	陈重伟	(186)
红军来到我家乡	牟炳珍	(204)
从黄埔旧军人到革命战士	萧熙泽	(215)
五死一生焰益乐 老骥伏枥志不已	李童科	(222)
甘肃第一个回族女大学生——马竹轩	马竹轩	(233)

抗日童年	秦子宾	(244)
参加革命之初的难忘岁月	颜东海	(250)
我的革命一生	苏正明	(256)
我参加的几次战役和几件工作	马子元	(263)
追忆战友——马凤祥	段全军	(280)
难忘的几件事	房居平	(288)
我的战斗生涯	惠存信	(299)
我的人生之路	段均平	(307)
回首往事	施才福	(318)
我是一个老侦察	李玉堂	(329)
为民谋利 我一生的追求	范云龙	(340)
留片青山在人间	魏其仁	(349)
路 在心中延伸	梁猷魁	(357)
平凡的足迹	傅兰堂	(375)
在兰州原九区工作经历片断	谢保全	(384)
忆陕甘红区创始人刘志丹同志二三事	刘恩孔	(390)
我从陕北走来	赵明贤	(395)
后记	编 者	(401)



陈士丁

破冰涉水 强渡清川江

——记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

陈士丁简历

性 别：男

民 族：回

出生年月：1931.5

参加革命时间：1949.1

入党时间：1985.1

离休时间：1992.5

离休前工作单位及职务：兰州市商贸委化工采购供应站主任

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是 1950 年 11 月 25 日开始的。这一天的晚上，我们 359 团全团官兵冒着零下 20 多度的严寒，破冰涉水敌前强渡清川江，像一把钢刀直插美二师腹心，苦战三天三夜，切断了美二师的退路，打了一场艰苦异常的血战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次战役由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一举粉碎了美军的疯狂进攻，迫使他们由进攻变成溃退。这次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当晚，我团受领的任务是：由龙渊洞强渡清川江直插鱼龙浦，切断新兴洞之敌的退路，阻击球场之敌的增援部队，配合 118 师歼灭敌人。晚上 6 点钟，我们全团官兵冒着零下 20 多度的严寒，跑步 20 多里，从清川江东岸出其不意地破冰涉水敌前强渡清川江，突破了美军的防守，一举夺得了由美二师步兵、坦克、炮兵等 4 个营防守的清川江西岸阵地，缴获坦克、大炮、汽车等 300 多辆（门），连续奋战三天三夜坚守住了阵地，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切断了美二师的退路，为 39 军攻歼敌军隅里和 118 师攻歼球场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仗给我这个当时参军才一年多的新兵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当时，由于我团接受的任务非常紧急，全团只好在跑步急行军中利用休息时间由团首长到各营传达上级指示并作战前动员。部队再次前进后，不大一会就钻进了一个很窄的山沟，脚下有一条大约宽 3 米的小河沟。因为天太黑，又没有什么正经路，我们就在这条小河两边跑过来蹚过去，没多长时间，我的棉袄下半截已经湿透了，灌满了水的皮棉鞋足有好几斤重。轻装以后，大约又跑了半个来小时就钻出了山沟，来到清川江边。猛地从山

破冰涉水 强渡清川江

沟里跑出来，眼前豁然开朗，借着依稀的星光，只见江面上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动静，丝毫没有令人能想到这里即将有一场恶战的迹象。

清川江是朝鲜北路一条著名的大江，东西走向，依山而行。在龙渊洞这一段，铁路和公路都在对岸相伴而行。江面全宽大约有300米。因为是冬季枯水季节，这时约有200来米宽的洪水哗地流淌。江岸两边浅水区已经结冰。夜暗中的江面，雾霭腾腾的像水蒸气一样飘在上空，显得宁静而神秘。江水中有时漂来一寸多厚的冰块顺水逐流，联翩而下奔向西海岸。江水两岸各有约60米的石头滩地，由于天长日久地受江水冲击，滩上的石头大都呈圆形。其大小有的如拳头，有的似鸡蛋，也有比圆桌小不了多少的巨石当道而立。谁也想不到这些石头在我们渡江后给我们增添了那么多的麻烦。

晚上8点半，随着信号弹的腾空而起，我团二、三两个营分成数路纵队同时涉水渡江。战士们一个个像离弦之箭，跑步冲向清川江。差不多也在同时对岸就响起了枪声，惨白的照明弹也一颗接一颗的升向夜空，把清川江两岸照得清清楚楚。雨点般的化学迫击炮弹落到江中，激起了条条水柱和朵朵白花，这是敌人力图阻止我军渡江。江东岸边，我方阵地上的迫击炮和重机枪立即开火压制敌方火力，掩护我方渡江人员。刚才还寂静无声的清川江，一下子像开了锅一样的枪炮声响成一片，根本分不出点来。曳光弹满天飞舞，炮弹像带火的鸽子在夜空中追逐飞翔，灼红的弹道映红了江水。江面上喊声震耳，渡江部队推波助澜，奋勇前进。有的浮冰有被炸成碎片，在照明弹的映照下闪闪发光，逐流而下，映照得清川江战场更为壮观。

敌人非常清楚我军强渡清川江的意图，因而不遗余力地拼命阻拦，各种武器中，除了榴弹炮因为距离太近派不上用场外，其余的各种枪炮，全都把它们的弹药射向正在渡江的我方勇士。无情的炮弹雨点似的在江中倾泻，爆炸的弹片挟着碎冰劈头盖

脸地砸在战士们的身上和脸上。有的战士被炸伤了，有的被激流冲倒了。他们赶紧爬起来，大家互相挽扶着，冒着敌人枪炮的阻拦和激流的冲击，坚强地在洪水中奋勇前进。渡江战士有如哪吒闹海，蛟龙翻江。清川江波开浪裂，水冰飞溅。大家高喊口号互相鼓励：“过江就是胜利！”“为祖国人民争光！”“为毛主席争光！”清川江上杀声喊声和枪炮声响彻夜空，轰鸣的弹片与冰声满天飞舞。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勇敢渡江的。

冒着严寒敌前强渡清川江，令人难忘的是从进入江水到走出江水这一段短短的距离，由于在此前我们已经在山沟里跑步急行了两个多小时，战士们的棉衣早已被自己的汗水浸透了，到达江边后又准备了 10 多分钟，侦察好了地形后才开始渡江的，因此，在这一段时间内浑身的汗水早已冻成了鸡皮疙瘩，冲向江水时，只觉得从裤腿下面钻上来的江水冰凉刺骨，像针扎一样难受，没走上几步就有人开始抽筋。但是走到江水渐渐浸到腰部的时候，可能人已经有些麻木了，反而觉得江水有点温乎乎的不那么冰人了。江底下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头，高低不平，再加上多年的淤泥，滑不溜秋的让人站不住脚，弄得人们一个个站不稳当，就像醉汉一样的东倒西歪。江水的深度有的地方只有 1 米左右，有的地方却在 1.5 米左右，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无法站稳，加上江心中水流湍急，更使人有些眼晕，给人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冲得人们东倒西歪，很难保持队形。水深不一也苦了矮个子的同志，江水始终在他们胸前和脖子跟前波动，大部分人都喝了几口江水。由于胸部受到的压力大，有的同志连呼吸都感到有些困难。我是 1.81 米的大个子，在汹涌水波的冲击下，冰水都溅到了我的脸上，其他人的处境可想而知。为了避免在江中绊倒或者被敌人子弹射中倒在江水里，大家用一只手相互拉扯着，另一只手把枪高高举过头顶以免灌进水去，以防上岸后枪栓冻住拉不开。由于互相拉扯，反过来又增加了水流的阻力，使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棉裤早已被泡得肥大滚圆，让人挪动脚步都很费力，

因而不少同志被水冲倒了。率领我团强渡的黄国忠副师长(老红军,我团前任团长)个子矮小,在江中连喝了几口水,他在两个警卫员的护持下带领全团奋勇渡江。他的行动,更加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大家喊着口号,互相鼓励,人人争先地在江水中奋勇前进。团政治处主任张勇涛年纪较大、身体又弱,一不留神突然被绊倒在江中,幸亏警卫员眼疾手快地把他拉住了,才没被江水冲走。他刚一露出水面,想靠在一块突出的大石头上喘口气。谁知那身灌饱了江水的棉衣一下子就被石头冻得粘住了,大家只好把他硬“撕”下来。人是被拉下来了,棉衣却被撕掉了一大块。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迎着敌人的炮火和子弹,冒着严寒,踏破浮冰强渡清川江的。

从离开江心走到江边浅水区的这段时间里,我们那身被江水泡得鼓鼓囊囊的棉衣就哗啦啦地往下淌水。由于身上骤然减轻了压力,人也觉得轻松了许多,但紧接着就是感到寒冷的侵袭(战役结束后,看到有关资料说当晚的实际温度是零下25度)。人人都禁不住一个劲儿打哆嗦。脚下那双灌满了水的皮棉鞋足有十几斤重,“扑哧扑哧”的,别说跑起来不利索,就连抬腿挪动都感费劲。低头一看,原来是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头子冻在鞋面和鞋底上了。带着石头子没法走路,只好先设法砸掉冻在鞋上的石头子。谁知就趁着这么点工夫,身上的棉衣棉裤却冻成了冰疙瘩子。往河滩上一看,在敌人照明弹的映照下,战士们每人一身闪闪发亮的冰冻棉衣,就像古代武士的盔甲一样“刷拉拉”的响成一片,好不热闹。棉衣外面结了一层冰算不了什么,要命是这身冰冻盔甲使人的胳膊肘和膝盖都是硬邦邦的不能打弯了,大家都像机器人一样直挺挺的(战后有资料说,如果当时在半个小时内不活动,就有可能把人冻僵)。当时就有人想出了办法,猛地往地上一跪,同时两只胳膊肘着地,这样就把棉衣的肘部和膝盖部分折断了。于是大家又纷纷仿效。河滩上“喀嚓喀嚓”的折衣声和敌人的枪炮声响成了一片。现在想起来,这是一件极

为可笑的事情，可在当时谁也顾不上这些了，只是一门心思想尽快摆脱困境杀入敌阵，绝不能让敌人跑了。而这种傻办法也是当时能想出来的唯一的办法。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最先过江的三营离开河滩，整理队形后，八连战士一马当先，他们像猛虎一样地首先杀入敌人阵地。谁知道这时候又发现了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枪都打不响了。原来也是冻住了，连枪栓都拉不开，这怎么能消灭敌人？怎么办？有的战士解开上衣，用自己的胸膛去暖和枪栓，但是枪太长，很不好弄。这时一位姓陈的战士急中生智，立即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用自己的尿冲开枪栓。这一招可真灵，霎时间，战士们手中的枪都响了起来。八连的战士们在喊杀声中直冲敌人阵地，展开了近战。吓傻了的敌人立即作鸟兽散，纷纷溃逃，无法招架。我团二、三营主力杀入敌阵后，美军丢盔弃甲地乱跑乱逃。我们很快地控制了制高点，为胜利完成这次艰苦卓绝的敌前强渡清川江的战斗任务奠定了基础。

晚上 10 点钟，我们全团官兵已胜利完成这次敌前强渡任务，全部到达对岸并控制了战场形势，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这时候河滩上的敌方阵地早已是“狗娃子拉车——乱了套”，清川江畔枪声起处，到处是鬼子兵哇里哇啦鬼哭狼嚎般的喊叫声。敌人阵地上有的地方光听见叫声却找不到人，原来是汽车里的对讲机还开着呢，人却早跑了。炮车、坦克和汽车横七竖八地挤满了河滩和公路，谁也动弹不了。有的鬼子开着车想逃走，却被没人开的坦克挡着路，喇叭响成一片也无可奈何，最后还是乖乖地下车当了俘虏。

杀声震天的战场是严肃的，可也不是没有例外的时候。我们在美军炮阵地搜索残敌的时候，发现一顶帐篷里有动静。谁知冲进去一看，一个人也没有，只见地上有个黑糊糊的东西在蠕动。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冲上去就把那个东西按了个结实，等到拉出帐篷，到外面一看，才弄清楚是一个鬼子兵在鸭绒睡袋里不

不停地扭动，原来是他那睡袋的锁链坏了，正卡在脖子上，他那两只手在里头，他自己出不来，我们也没办法把他弄出来，最后还是用刺刀把睡袋割破，才把这个只穿着裤衩的鬼子兵“解放”了。看着他光着膀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们虽然不忍心但也顾不上在黑暗中给他找衣服穿，只顺手拉了条美国军毯给他披上挡寒。首长命令我把他和一位伤员送到卫生队去。谁知我找到卫生队后，大家只收下了伤员，说什么也不收俘虏。卫生队领导说，实在太忙，人手不够，哪里还能抽出人来看俘虏。我实在没有办法，心急似火而又无可奈何地又押着他去找警卫连。在路上正巧碰上一位警卫连掉队的炊事员，经我好说歹说，这位炊事员总算答应替我押着这个美国兵去找警卫连。看着这位身上铠甲闪闪发光、浑身刷拉拉直响的炊事员命令那个披着毛毯的美国大兵把大锅担子挑在肩上，他自己提着一把锅铲（半截磨光了的铁锹），在后面威风凛凛地吆喝着押送敌人，俨然是一位大将军的派头，我实在忍不住地笑了。

由于我们团迅速地攻占了鱼龙浦东山及 326 高地等制高点，控制了战场形势。这时候，美国人已经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击了。大股的敌人溃不成军地沿公路逃窜，有如丧家之犬。小股的敌人只好“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了。”他们东突西窜地四处逃匿，想找个藏身之处躲避一时，但不久还是被搜了出来，成了我们的俘虏。清川江岸边的敌军阵地上留下了 300 多具美军尸体和 300 多辆坦克、大炮和汽车。到了照明弹逐个熄灭之后，我们开始整理阵地，准备天亮以后抗击敌人的反击。我们知道敌人绝不肯就此罢休，恶战还在后头。

强渡清川江以后的两天两夜是我们团最为艰难的日子。在简易的野战工事里，我们一方面要抗击美国军队空中和地面的攻击，一方面还要用自己的体温去烘干那身“冰冻棉衣”。

第二天天刚放亮，美国人就迫不及待地反击了。空中 20 多架飞机一刻不停地轰炸和扫射我方控制的阵地，地面上敌人纠